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卡拉其古，老兵不想说“再见”

本期观察 王向辉 姬文志



雪山巍峨，道不尽离别。

11月23日，驻守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卡拉其古边防连上士李浪浪，在海拔5000多米的冰雪达坂缓缓下马，来到石头堆砌的坟旁。他从携行包中掏出一把玉米、一把豆粕，撒在地上。

中士涂嘉明小声念叨：“哎，又到了班长的伤心地啊。”

2014年7月，连队组织巡逻分队，来到皮斯岭达坂巡逻。“皮斯岭达坂”一直被当地牧民称为“雪豹都上不去的地方”：皮斯岭沟内，山路崎岖不平，两侧崖壁陡峭，夏季洪水凶猛，常年积雪不化。

巡逻官兵途经宿营地时，一匹马不慎摔入泥潭。官兵们想尽办法为它救治，军马却还是奄奄一息。官兵们流着泪，把军马抬到一片水草丰盛的地方安葬……

边关军人与马，是上辈子结下的情缘。

这匹马叫“黑风”的军马，陪伴李浪浪走过7年军旅人生。这以后，每次到皮斯岭巡逻，李浪浪都会带上“黑风”最喜欢吃的玉米、豆粕探望它，祭奠它。

都说“边关军人重情义”，李浪浪便是一个。在卡拉其古边防连守防12年，他参加了上千次边防巡逻，在漫长边防线上经历数十次生死考验，用双脚丈量边境线万余公里……

时光，风沙一般雕刻着他冷峻的面庞；思念，却让他拥有了一对“治愈系”眼眸。尤其是聊到女儿时，他的眼神总是闪动柔光。

在环境恶劣的边防连队，老兵是极其重要的群体；老兵在，人心齐；老兵在，路路通。

李浪浪是连队当之无愧的“边防通”。每年有9个月时间，他都带队巡守在边防线上。边防的沟沟坎坎，他都走遍了；顺手一指，他就知道这是哪个山头，那是哪条河流。

一本厚厚的被翻得有些发黄的笔记本上，李浪浪圈点点点，如同“梵文”一般密密麻麻地标记着天气、路况、地形地貌。

上次，新上任的连队指导员焦东涛，找来一本防区情况资料与李浪浪探讨。李浪浪对防区的“一山一路一石”，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掌纹。

今年7月，上级派执勤分队到皮斯岭达坂进行边境勘察。进入皮斯岭沟后，河谷水势凶猛，部队的团领导着急了……李浪浪不慌不忙观察水势，沉稳地给出建议：“前面有条动物常走的小道，我们可以走那条路。”

边关虽远，真情暖人。在连队的巡逻路上，生活着阿尔克孜族牧民巴克一家。他们都是护边员，经常和官兵们一同巡逻。

那年5月，连队组织官兵到克拉克去考勒达坂巡逻。夜晚宿营时，李浪浪听见不远处有吵闹声，便循声走去——只见牧民巴克，正和弟弟加帕尔吵得不可开交。

一问才得知，弟弟加帕尔的羊群，不知何时不见了。而旁边哥哥巴克的羊群，还在羊圈里好好的。加帕尔就起了疑心：“莫非是哥哥把羊群偷跑了？”

“羊群可是牧民们的‘命根子’。”回到帐篷里，李浪浪辗转难眠，加帕尔伤心的模样，总是浮现在他的脑海。“得把羊群找回来！不然，羊群肯定会被狼群给祸害了。”

李浪浪一骨碌爬起来，将这件事报告了带队巡逻的时任连长刘建群。刘建群当即决定，大家一起协助寻找羊群。

那天，大家冒着寒风，在山上苦苦寻找3个多小时，终于在一片山坳里找到了羊群。

回到宿营点，已是凌晨时分。李浪浪把哥哥巴克、弟弟加帕尔叫到一起，让他俩握着彼此的手，告诉他们：“我们家乡有句谚语‘一家人不说两家话’，你们是亲兄弟，又是连队的护边员，边防的稳定需要你们团结一心，以后，可能不能再为了小事闹别扭了！”

一番话，说得巴克和加帕尔热泪盈眶。从此，李浪浪的故事在柯尔克孜族群众中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大家都记住了这个“牧民巴郎”。

几天前，听说李浪浪要退伍了，巴克和加帕尔专门宰了一只羊，送到连队。牧民的心，总是淳朴而真挚，遇上好朋友、有缘人要离开了，就像亲人要远行一样，他们会把最贵重的东西拿出来，为他送行。

在牧民心里，还有谁能比边防军人更亲？对边防军人来说，牧民们不是亲人更胜亲人。

李浪浪感动得眼眶红红的，哽咽着说：“这羊啊，怕是带不走了，但这份情谊，我会一生珍藏。”

边关长镜头·别了老兵，边关永远记得你



当你经历了生与死

“王攀！”“到——”对于这声答到，王攀有说不出的不舍。但他心里清楚，这一天总是要来的。恍惚中，王攀仿佛回到了2年前的改革转隶大会。当时，对明天同样充满未知，同样心怀不舍，不同的是那一次自己背上进藏的行囊，这一次却是脱下心爱的军装。

就在宣布离队退伍命令前几天，一些战友开始忙着收拾行李，给家人寄特产，王攀却提着工具箱，把营区前所有“老化电路”检查了一遍。

“拉线缆，注意协同配合”“应答信号，插头固定好”……离队的日子近了，王攀一直守着新战友，反复叮嘱这几句，“唠叨”个没完。

驻守高原，一个中队就几十个人，战友们亲如一家。王攀这个修理班班长，早就把当好大家的“保障员”作为自己的职责。即将挥别的时刻，他是真心想为部队再做点贡献，也是真的舍不得高原。

当兵16年，王攀在中队干过好几个岗位，但他最得心应手的还是当修理班长。干活细致，思虑周全的他，渐渐成了战友眼中的“细腻哥”。

别以为当个保障员挺轻松，他也曾经历过生死考验。

一年冬天，王攀和中队指导员梁雪奇一起，到昌都附近某机动大队检修锅炉。他们忙活了整整一天，太阳落山时，任务完成了，两人随即驾车返回营区。

这一走就走到了下半夜，天空飘起鹅毛大雪，气温骤降，汽车仿佛也受不了这种极端天气，走了几十公里“趴窝”了。刺骨的冷风，从车窗外面灌进来，车内瞬间成了冰窖。

偏偏这个时候，电话信号、网络全断了，对讲机也不听使唤。他俩把能套的衣物全都套在身上，互相依靠着取暖，却还是冻得牙齿“直打架”。

终于挨到风雪消停下来，对讲机开始有了断断续续的信号，他俩赶忙大声呼喊……

“你们在哪里？”几分钟后，对讲机里传来一声回应，那是一位在附近训练基地某临时哨位执勤的哨兵。

又不知过去多长时间，王攀先是看到由远及近的汽车灯，接着便看到了车窗前战友的脸庞。当车门被打开的一瞬间，冻得浑身发抖的他，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

“那时天已近黎明，一束汽车光照亮了我们的黑暗。”如今，每次回忆这一幕，王攀都觉得，是战友给了他“活下来”的希望，“人生的希望似阳光，驱散迷雾，照亮前进的路。”

而那位战友的模样，还有他的名字——“石明辉”，王攀说，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

支队下辖单位驻地分散，海拔都在3700米以上。这些年，从主营区通往各单位的公路，王攀不知走了多少遍，哪条路上容易出现塌方、泥石流、雪崩，哪里有个急转弯，他心里都“门儿清”。

最难走的一条路，是一条沿着澜沧江修筑的栈道，路窄而险。王攀形容，坐在车里的人，简直是“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”。

他觉得，人生走过几趟“鬼门关”，胆子越走越越大，心却越走越“窄”——



每次出完任务回到宿舍，想起白天的经历，“哪有后怕的？”

王攀说，从未感受过恐惧的人，决不会看到希望。

这些年，让王攀牵挂的事越来越多：战友们谁外出执行任务，他千叮万嘱咐；谁下电井检修线路，他提心吊胆，一怕井下缺氧，二怕战士们受不了地下的寒气。

去年除夕，暴风雪来袭，营区的通电路线断了。王攀带着战友连夜抢修线路，他坚持独自下电井检修，在冻土层下作业40多分钟，最终排除了故障。

春节假期来了，战士们取暖、照明丝毫没受影响，他却在卫生队躺了3天液……

今年初，王攀的父亲突然重病住院。得知消息，他急忙赶回家中，却没能见到老人最后一面。这件事，成为深埋王攀心里的永远的“痛”。

胸前挂上军功章这天，是离队前的一天。深夜，王攀望着窗外，泪目对着天上说：“爸，跟您约定的那枚军功章，我戴上了。”

夜幕中，一枚流星划过，王攀仰望星河，眼泪滑落。

总把他人放在心尖上

“谢全治！”“到——”

谢全治的一声“到”，喊得撕心裂肺，仿佛忘记了久治不愈的“肺积水”带来的胸腔阵痛。

战友们心疼了，纷纷向他投来关切的目光——离队前那一晚，谢全治的咳嗽声，穿透了宿舍的墙壁，钻进大家的耳朵。一整夜，战友们都为他揪着心，谁都没有睡踏实。

“王攀！”“到——”“谢全治！”“到——”“葛彬！”“到——”

一声号令，响彻武警西藏总队机动第三支队的礼堂。23名退伍老兵，最后一次用真摯军礼挥别军旅人生。边关冷月烙印在灵魂深处，青春光辉珍藏在心里。

一声“到”，一生到

葛涛 王伟 姜润首

肩章、领花、帽徽，像你的皮肤，青春的温度在这里，少时的锋芒在这里。而今脱下军装，是撕心裂肺的离别。

你走了，又好像从未离开——你永远在战友心里，在边关家国的记忆里。

李如辉、罗志强摄



车干部“跳车”。

电光石火间，他将方向盘死死地向山体一侧打去，车厢与山体剧烈摩擦出道道火光。持续十几秒的刺耳响声过后，汽车停在了离悬崖不到5米的地方。

那天，车上的战友全部安然无恙。至今回想起那一幕，谢全治心有余悸，却语气平静：“战友安全，车也没受大伤，一切都妥妥的了。”

谢全治的手机里，儿子成长的点滴，被他小心珍藏。

“我现在学会做西红柿炒鸡蛋了！”视频里，8岁的佳佳懂事而乖巧。

抓起电话，谢全治告诉儿子：“好孩子，明年爸爸带你来高原，看看这里的武警叔叔们，你一定得给叔叔们露一手。”电话那头，佳佳开心地笑着，不住地点头。

离队前的清晨，谢全治把23号车仔仔细细清洗干净，擦得锃亮。

他把车钥匙交给战友陈贵生，叮嘱道：“这车是‘老伙计’了，以后托付给你了……我没走完的路，你要好好走下去！”

谢全治哭了，陈贵生也哭了。

“五味瓶”在心中翻江倒海

“葛彬！”“到——”

下一秒，葛彬将那支陪伴了自己整个军旅生涯的狙击步枪，交到战友手中。交接的瞬间，这位一向沉稳的狙击手，双手颤抖得厉害。

年轻的战士谢孝峰，含泪为葛彬摘下金灿灿的领花，理正了挂在他身上的哈达。回忆的“五味瓶”，在谢孝峰的心中翻江倒海。

“练好绣花功，自然长本事。”4年

前刚被选为狙击手时，师傅葛彬的这番话，谢孝峰一直记在心上。

练枪之初，谢孝峰急于求成，成绩始终上不去。

葛彬就教他“针线活”——用绣花针在米粒上打孔。这“米上打孔”的本事，可不是一蹴而就的，练的正是狙击手最需要的耐心与沉稳。

“穿米时，力量稍大，米粒就会瞬间破裂；力量稍轻，又不足以挑破米粒。”在葛彬无计数的示范中，谢孝峰的成功率越来越高，据枪瞄准的耐心也越来越足。

对狙击手来说，据枪的稳定性决定射击的成败。为了练就据枪“绝活”，葛彬总结了一系列“高招”。

每次训练，葛彬都会在谢孝峰的枪管上，放上一枚弹壳。起初，葛彬要求，训练10分钟弹壳不允许掉落。后来，谢孝峰都将变为1个小时，弹壳也不掉……

“带徒弟怎能留‘后手’？新兵超越老兵，才能真正超越自己。”在葛彬这位狙击手的灵魂深处，每一个“巅峰”都将变为低谷，因为要超越。

葛彬眼里，谢孝峰是个“狙击手苗子”，这些年，他把自己的狙击技巧倾囊相授。葛彬坚强勇敢的性格，也在潜移默化中，影响着谢孝峰这一批年轻的狙击手们。

“班长，你教我的，我一定会传承下去。”交枪仪式结束后，已成为特战队员的谢孝峰，与葛彬紧紧相拥。

云卷云舒，花开花落，又到了分别的时候。

车开了，老兵走了。望着老兵们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战友再次深情呼唤：

别了，亲爱的班长。别了，深爱的军营。今夕何夕，一声“到”，一生到！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离别故事

士官船长，请收下这本“军旅回忆”

王钰

背着行囊，登上回乡高铁的那一刻，东部战区海军某大队退役士官船长杨波波，微笑着向前来送行的战友们，挥手告别。

然而，未等他落座，两行热泪便顺着脸颊，止不住地掉落下来。杨波波赶紧擦了一把脸，生怕车窗外正注视着他的战友们看见。

对军人来说，军装就像皮肤，脱下会钻心的疼。高铁走了，一同带走的还有他16年的军旅青春。

杨波波侧脸望向车窗，心里盛满对军营的眷恋。此刻，他的思绪飞扬——

那一年，部队编制调整，杨波波离

开战斗生活10多年的老单位，随舰整建制转隶。面对新环境新任务，作为新任船长的他，与战友们喊出了“再建新功勋”的誓言。

今年4月23日，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当日，大队举办一场“军港冷餐会”。杨波波和战友们分享蛋糕和军旅往事，笑得开心极了。

那一次，大队举行军事夏令营活动。儿子第一次进行队列训练，第一次整理内务，第一次写家信……20天集训，在教官的教育下，小家伙长大了许

多，杨波波暖在心里。

忘不了“送老兵茶话会”，战友们逐一为他送上祝福。大家围在狭小的舱室里，集体喊出的那句：“船长，想家了，常回家看看。”

“好想再随舰执行一次任务，好想再睡一晚舰船住舱的床铺。”杨波波说，16年军旅时光就像一艘乘风破浪的舰船，虽然它暂时到达了彼岸，但总会有新的战友冲上我的岗位，接过我的战斗号码，延续我的人生理想……

“再会了，亲爱的战友和舰船。今

天以后，你们的梦想，就是我的梦想，请替我坚守。”杨波波含着泪，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么一句。

天以后，你们的梦想，就是我的梦想，请替我坚守。”杨波波含着泪，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么一句。

天以后，你们的梦想，就是我的梦想，请替我坚守。”杨波波含着泪，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么一句。

天以后，你们的梦想，就是我的梦想，请替我坚守。”杨波波含着泪，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么一句。



站台上，杨波波与战友依依惜别。



舰舱里，战友为杨波波举办“茶话会”。



更多视频内容 扫码阅读